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學餘堂文集卷十七至十九

詳校官檢討<sub>臣</sub>劉錫五

助教<sub>臣</sub>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sub>臣</sub>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sub>臣</sub>閔懋大

謄錄監生<sub>臣</sub>楊仁基

欽定四庫全書

學餘堂文集卷十七

翰林院侍讀施閏章撰

傳行狀

顧與治傳

顧夢游字與治江寧人曾祖璪仕至河南副使伯曾祖  
璘刑部尚書同時負盛名金陵耆舊至今並稱之父端  
祥判河南汝寧夢游少稱神童十歲作荷花賦十九廩

學宮數就闈試輒病不終牘一意攻古文詞與四方名士賢豪深相結吳人葛一龍困白門久為治裝使歸集詞人數十輩飲餞秦淮上歌詩送之莆陽宋珏客死無子走數千里往哭収其遺文又乞禮部尚書某公表其墓時閩人曹學佺輯石倉十二代詩選士爭附以立名不可得獨亟錄夢游詩刻之歎曰真詩也其聲大振是時夢游雖諸生然名家世胄生長陪京公卿大夫肩相比皆好文辭或式廬從之游取一言為重餽遺交屬

明亡棄舉子業會當領歲薦卒不就僧祖心憤世佯狂  
與夢游為方外交至則主其家禍發連繫刃交于頸夢  
游詞色不變卒免於難其兄清早歿遺孤甫三歲鞠為  
已子既長語及兄必墮淚親交有急或以衣付質庫中  
去之如流水不復顧也生平薄家人產有洲田二頃濱  
於江歲多漂沒吏索逋租無寧日至盡粥他產以償之  
庚子九月二日幼年六十二一子早殤遂無後夢游善  
行草書閒逸自喜賤素委積所至無少長貴賤方伎女

史皆應之晚年閉關以書易粟求者成市將歿前一日  
猶為僧作大書從容如平時所撰詩文散佚歿後餘其  
友施閔章收輯得十卷行世始阮大鍼罷官閒居嘗以  
詩強屬其序固辭不獲已不知者輒謗夢游黨惡及大  
鍼起兵部尚書與馬士英用事江南修睚眦之怨誅不  
附已者所親驚嘆曰使向者終靳序今不免矣或又說  
夢游阮司馬雅重公願毋絕權可吐嗟取富貴而卒謝  
病不造其門故以貧士終丙戌秋鍾山陵木伐為薪市

者塞途獨不取尺寸問其故不答亡何城閉至裂柱以  
炊無悔焉

楊老癡傳

老癡姓楊氏名貞字彥恒宣城北鄉人也晚自稱老癡  
人皆曰老癡老癡云父宗禮兄弟五人同居相友老癡  
少孤篤學獨喜為詩不干仕進顏其堂曰慈壽奉母濮  
陽無晨夕離出則衣短衣與農人餉婦課耕田間意有  
所適便朗吟清嘯不務刻琢畧似陸放翁士大夫多樂

從之游成化間翰林檢討莊景聞老癡名自江浦肩輿訪之值一野老荷鋤問老癡何在荷鋤者微吟自若莊笑曰公即老癡邪對曰然遂握手交極歡老癡嘗暮春見婁士游學有餽色吟以諷之曰山前山後子規啼聲聲叫道不如歸士應聲曰不是歸人歸不得莫聽山禽說是非老癡驚問姓名曰左輔字廷弼江西進賢人因揖留之曰才如是乎老夫伴讀居歲餘去成進士以老癡嘗愛古琴劍自京師致琴一劍一而老癡已卒左輔



官行人冊封海外既返為紆道哭祭其墓感動行路先是御史賀某按部作憶母詩限呵字不成召問老癡輒續之云回思拜別寒窓下凍手縫衣帶線呵賀叫絕厚為之禮其為詩任真捷給多類此所居曰斗山有斗山集藏於家又愛橫塘山水遂移家焉其地一名燕窩卒年六十有七子綱緝世其業族益蕃今號燕窩楊氏施子曰自余童時聞鄉人藉藉言老癡長求其事無傳焉問其集則火矣今存詩纔數十篇朴而不野豈所謂

隱居放言者邪嘉其人為次其軼事淵明有言今我不  
述後生何聞哉于老癡亦云

按進賢志傳畧云左廷弼名輔居進賢中洲白湖嶺  
之支麓今名左家山族不甚蕃然世為清門輔家貧  
受經伏讀問從醫者餬口于宣城人少識者偶逢敬  
亭老人楊先生傾益延接得館穀歸即聯捷成進士  
授行人時官方嚴肅輔尤刻苦一老僕供汲冬寒無  
絮擁羊皮以卧奉使海南于屬國幣交無所受益廉  
勁篤學之士也所著  
有浮海集今不傳

誥贈朝議大夫禮部郎中加一級崇祀鄉賢洪公

傳

贈公先生諱德常字常伯徽之歙縣人唐宣歙觀察黜陟使經綸公之後也自宋而明世有顯人曾祖金竺舉孝子祀於鄉父武卿贈承德郎先生少補博士弟子才冠其同學是時當明末天下士大夫窟穴八股摘經擬題為富貴捷徑有目涉經史古文者相戒為不急務讀不終帙輒棄去而實學益衰先生喟曰此碌碌者足為吾業乎文不秦漢學不程朱而自號學者雖聲聞無益也於是倣朱子西山讀書分年法自十三經下逮國策

史記漢書畫以歲月務強記之久之胷中汨汨然不可  
禦矣嘗遊西湖刻其制舉業行世一時名人葛屺瞻黃  
貞父韓求仲諸公皆亟推之先生自負益奇務古學益  
力嘗病汎覽寡要輯左策史漢約選一編以為古文所  
自出年既三十研心六籍取有宋諸儒之說及明薛文  
清馮恭定諸書旁攷折衷謂大易後發明性道莫先中  
庸著中庸要領又時與同學汪月巖諸耆舊數會于紫  
陽一遵白鹿洞規而要歸於存誠寡過其言曰孔顏克

已復禮為仁又曰約之以禮禮愈嚴則仁益篤書四勿  
歲於座右且輯有周程張朱五先生學約知行合一錄  
養正格言變化氣質論益歎夫末學之無成一惑于師  
心冥悟而或致越閑一牽于講習訓詁而無所渙然自  
得其弊始於蒙養不正而浸淫決裂以遠也先生之論  
學如此方七八歲喪母哀慟如成人長奉父承德公命  
就試揚州聞父病冒風浪遄歸舟幾覆而免居父喪廬  
墓骨立謹事繼母兄弟友愛時有雙竹連生馴鳥就食

掌中說者以為和氣所致云讀書每至夜分體稍憊或止之嘆曰一息尚存吾寧已諸既而疾大作配許太君羹股進少瘳又二年遂不起卒年三十有九平生著述多賸稿殘編零落笥篋知者惜之其為人樂易能循謹鄉之父老子弟莫不斂手嘉服以為仁人君子也子琮順治壬辰進士累官禮部郎中贈先生如其官琮督學陝西刻先生左策史漢約選頒示諸士秦中人皆知洪氏家學仲子珣以明經司訓武進縣學餘子諸孫皆克

世其業康熙丙辰以公名德夙著推祀鄉賢事見侍讀  
學士沈公行狀戶部尚書梁公誌其墓而余次為傳以  
附梁沈二公之後論曰歛洪氏蓋世有令德云余數至  
郡其父老語及贈公皆亟推曰長者而撰次其行事則  
所輯諸書多歸本於道德惜其早逝不仕其書不大行  
於世也不有令子孰揭而張之嗟乎世之家修躬行而  
名湮沒不傳者豈少哉吾聞歛為程朱三夫子系所自  
出謂之東南鄒魯數年前余猶及與紫陽之會一聞緒

論益紫陽氏之風澤遠矣後之君子其相承不絕有以夫

馬季房小傳

馬猶龍字季房廬陵城西人也弱冠穎秀美姿容初娶婦盡出其奩為購書杜門夜讀題其壁曰懶甚元亮狂逾嗣宗不知者謂生狂不可近也邑中惟彭銘稍暱就之而吉水劉孝則同升交最懽相率為詩古文詞于是無不知城西馬生備兵黃公承玄吳公正志郡守楊公



百朋先後延接有加禮試則冠其曹與泰和曾堯臣文  
饒齊名是時先達如蕭伯懋命官蕭伯玉士瑋及端甫  
大奇周季清廷旦賀可上中男周元龍開先尹長思先  
覺輩為文字交至則一坐盡傾其他士大夫非甚折節  
亦不與交終其身未嘗執贄公卿之門所居廬火燬舍  
蕭然終不以謁告當事崇禎丁丑春聞劉孝則擢進士  
第一大笑曰孝則售我雖窮老足矣先是上方求博通  
古今之士以應徵辟會侍御邢公出按江西劉亟以屬

邢及邢按郡索之堅卧不肯見人以是益高之生嘗夢  
誌公啖以乾松香氣猶在口遂棄制科業一意談無生  
然任達飲酒飲輒醉卧間游金陵吳越及嶺海皆以詩  
自娛清新可誦所著有洛如館集年五十七一夕小飲  
吐血死語具劉孝則墓表中

方虎隣傳

方召字虎隣宣城人為諸生貧蹇失志明亡山谷兵起  
召輒集鄉勇號義兵久之不利聞明之宗藩有稱國閩

浙間者脫身走從之授兵部司務署衢州江山縣事縣  
交閩越道苦驛騷官又乘亂漁利自便有急則走民益  
病召至誓父老寬徵斂自謂官兵曹法得戢兵禁往來  
騎使毋暴民毋橫索廚傳民呼真父母時

大兵定浙江金華府以下諸州縣皆平師次江山人皆  
震恐召謂事已去毋徒殘民許父老迎師而肘繫其印  
冠帶北向拜曰孤臣無狀以死報陛下自投井死丙戌  
八月七日也在縣僅二十九日出其尸如生成歎曰骨

冷泉香矣今置亭井上曰冷香亭蓋縣齋之西偏也晝  
夜常形見官為位祀於署民像祀於廟左右二楔大書  
不愛錢不怕死蓋其視事時常牌書此六字出則使人  
負以前驅云墓在城南景星山碑曰明忠烈江山縣侯  
方公之墓康熙七年同里施閏章過江山至井所弔以  
詩曰濯骨寒泉迴絕塵為全黎庶不全身誰知一月江  
山令竟作千秋俎豆人邑人哀思之復乞為之傳

劉若木傳

劉生日陽字若木宣城北鄉人父大生為諸生知名早  
卒生依母氏體羸貌寢鄉人不能識生亦不往干人獨  
族弟祖琨善之嘗借書讀午夜不輟已習為詩所居臨  
溪窮蹙無事獨吟修渚大澤間不知者以為狂而其人  
實恪謹貧甚為童子授句讀間與郡中諸詞人往來業  
日進焚其舊稿益肆力學古日有常課毋敢缺順治辛  
丑冬娶某氏貌亦寢夕將婚俄中疾若斷股劇腎者不  
能交禮移宿召醫醫皆愕然就醫于郡疾革載歸及門

而卒年二十有五貧不能殮祖琨為經紀其喪其詩清  
新瀏爽余嘗得數紙誦之灑然如疎鐘江扈寺細雨板  
橋村葉黃山下路霜白渡頭船荒村羣鳥亂破屋一燈  
昏市近魚鰕春入饌時危鼓角暮關心古杉抱閣日光  
碧芳藥垂階露氣涼雞聲一徑竹風內煙火數家梅雨  
時皆警句為人所傳然所積詩頗多歲嘗成帙或數易  
稿死而零散不見其全為可惜也日陽奉母謹既死母  
日夜哭已夢來告曰兒夙世戒僧也以心動墮此法不

當婚若不婚猶可數年活云

愚山子曰男女之際危矣哉僧以一念中墮為貧家子求醜女半夕婚不可得況漁色者乎世言詩能窮人劉生獨貧天不婚以絕嗟夫其窮一至此乎

毛子傳

毛姓蕭山人也初名奇齡字大可一字齊于曰吾淳于髡也少與兄萬並知名人呼小毛子負才任達善詩歌樂府填詞與人坦然無所忤賢者多愛其才暱就之而

亦以才見忌一時詩人嘗就姓問高下姓畧示次第或  
聞而惡之往往思中傷姓又困諸生家貧遭亂佯狂髡  
髮緇衣走山澤中間效元人作小詞雜曲以自娛仇者  
摘其語以為謗誹謀訐而殺之已而按驗無實得不坐  
姓自以為無罪雖數瀕死無所害益復不簡備仇者憤  
不得洩乃肱其篋發所著書焚之又欲借他人事構之  
死里中善姓者咸謂當出亡相哭而別于是之齊之楚  
之鄭衛梁宋間嘗登嵩山越數峰遠望悽愴不能上曰



吾力衰矣傷哉貧且多難吾安歸乎牲所為詩率託之  
美人香草以寫其騷激之意纏綿綺麗小詞雜曲亦復  
縱橫跌宕按節而歌使人悽悅游靖江當鑪馮氏者悅  
其詞欲私就之牲謝曰彼美不知我直以我為狂夫也  
徑去過海陵抵淮上山陽令朱禹錫故善牲為召諸名  
士詞人畢集為歡而吏部張新標父子嗜詩有名園中  
秋夜會客數十人伎樂合作牲倚醉扣盤賦明河篇凡  
六百餘言及旦則淮上諸家傳寫殆遍宣城施閨章還

自京師見之目為才子自是客淮數月留連朋好不能  
去姓雖處困窮所至嘗乞食至不當其意雖招之不赴  
也姓自少受知華亭陳子龍評其文曰才子之文然跌  
蕩文酒頗不自惜平生長于治詩取毛鄭諸家折衷其  
說著毛詩省篇今舊集多燬存詩詞若干卷友人蔡大  
敬為刻行於世論者謂以沈宋之法行溫李之詞時罕  
及者姓年四十餘尚無子自言當以客游老云

石鹿山人傳

石鹿山人名希喬字遷于姓李氏世為徽之歙人以善書客四方從余游十年忠謹無失出入官舍未嘗私一錢聞善言則錄而藏之人無貴賤智愚彊其書悉應無忤色其賢者物色而尊禮退然謝不敏其不知者傭遇之不以為病少時苦貧嘗學賈不利遂專學書通六書大意用浮屠戒不食肉有不能供伊蒲者即他饌中擇蔬而食食已則盥漱讀釋氏諸書堅坐至中夜其人貌愿朴然沉静多藝能嘗畫石竹摹勒人物工篆刻雙鉤

法帖又斲竹為臂閣及界尺鏤刻燦然如寫生捫之無毫髮跡雖近世濮陽仲謙號竹工絕技不是過也嘗為余鏤二片皆為人奪去余戒其輟勿為而求之者日衆年將五十得脾疾數不安穀一發輒劇余謂其不宜久客也將謝予還山中始畧次其行事為小傳山人賢而執勞貧而不怨非其力不食不求人知而間以藝見嗟乎今天下皆皮相知之者鮮矣山人嘗自署石鹿故余稱石鹿山人

張節婦詹氏傳

張節婦詹氏名純宣城北郭人祖履道知羅江縣節婦  
嫺禮則善容止年十八歸張士緯緯秀朗能文時稱雙  
璧人歲餘士緯夭卒節婦矢不嫁父母嘗憐諷之遂絕  
不歸寧由是舅姑不忍言會徽寇且至婦女洶洶竄走  
咸懼其不免節婦仰天嘆曰若奈何懼我急則有死耳  
已而寇平卒無事康熙乙卯冬十一月甲午卒年二十  
七益稱未亡人者八年節婦事姑孝謹足不窺戶里嫗

罕識其面既病劇醫請診視不可且死自起更衣周身之物戒勿近男子手與姑訣曰新婦不克事姑為姑累一棺而外願毋費錢帛以重吾罪言訖而絕張氏內外聞者皆哭其知節婦者曰是不欲生者死視生愈也葬漕塘之後山與其夫合墓蓋節婦志云

玉溪外史曰昔王凝妻李氏以旅店主人誤牽其臂大慟曰吾為婦人而此手為人執邪遂斷臂見志歐陽氏五代史表之蓋婦人守身之嚴如此余觀張節婦病死

終不令醫切脈即殮服不許觸男子手豈非以死護其身哉節婦之姑吾妹也吾重愍節婦間語妹以善遣之節婦竊聞其指輒慙余終日泣不食於乎余媿知節婦晚矣

施烈婦傳

施烈婦姓徐氏小字領姑宣城東鄉人父子仁與諸生施大德善烈婦出腹即許字其子之濬兩家皆酷貧交禮疎簡烈婦年十四里豪湯一泰艷之強委聘焉子仁

麾却而心懾湯橫趣施娶女歸一秦恚怒連連之訟大  
言我必得婦一秦者湯翰林某再從父也相倚借張甚  
郡縣諸生數十百人爭發憤白郡湯集衆郡門要擊施  
媒氏宗長至碎身又捽諸生傷體髮者數輩洶洶莫能  
禁是時烈婦候訊次城東旅舍聞之懼不克免夜伺人  
熟寐潛出自沉死蓋萬厯二十七年五月朔也出其尸  
經日如生衣上下縫紉不見寸體觀者皆嘆息泣下其  
地曰青魚塘距張睢陽廟近衆愍其橐殯暴露舁入廟



無時盛夏鬱蒸尸水迸流無體氣無一蠅敢近者郡守  
張公德明臨視驚悼加禮遠近弔客駢闐日無算初昇  
入廟時廟祝堅拒不可衆請筵卜之神三卜皆報可于  
是萬口雷呼皆曰睢陽忠臣節婦烈女故當相見無慚  
也督學御史陳公子貞操江都御史耿公定力並極嗟  
異諸生三老請立祠城東迎春巷左曰烈女祠後為仇  
有力者所毀崇禎改元巡按御史田公惟嘉以聞于朝  
又新之額曰不泯香名祠後即烈女墓去睢陽廟纔數

百步

玉溪外史曰烈婦之死智矣哉湯方睥睨長吏奪擊諸生數十百人于公門何有一女子先事早決而從一之義畢矣當時仇詆乃謂死非烈婦意於乎彼縫裳周體潛出而夜沉者誰使之邪邑故有紀胡二婦為元兵所獲紀齧兵斷指見殺胡自觸垣腦裂死今郡前雙烈祠歲祀不絕施氏子非吾族余悲其事為之傳以附紀胡兩烈婦之後

### 三烈婦傳

于湖沈子坐海上事見法妻妾自殺者三人妻方氏知書通大義無子有妾汪俞鮑三氏方遽引謝不當夕順治己亥三月乙巳沈死江寧方慟哭絕復甦前諸姬而誓曰臣妾義皆從一夫子既獲死所矣未亡人且殉諸姬奈何皆泣曰主死何生為謹惟命方遂不食七日卧不能起時有司奉檄諸罹罪家沒入其孥于是監以媒嫗有不虞者坐罪汪鮑二人佯好語共媒嫗食飲示無

他意夜半闔戶自經死旦啓視之汪繫頸於床手自曳  
帛爪陷入其掌鮑頸環血痕無組蓋汪代鮑拉絕而後  
自經云是時方氏不食十日矣聞之曰是可報夫子地  
下吾死無恨遂瞑于是士大夫聞之皆大驚嘆沈子誠  
烈士三氏亦奇婦人也方獨餓十日死為尤難彼汪鮑  
皆妾媵汪又故娼也相須以盡君子以是又多沈子之  
能為夫也尸逾數日面如生知太平府遼陽李公芝英  
親酌酒弔之呼為三烈婦俞故多智能有口辯鮑且死

屬以懷中三歲女俞受而哺之為三氏經紀棺殮籍其家惟俞氏抱一乳女吏疑有匿漏窮訊再四俞痛哭曰吾主人實無子必欲拷索妾惟并此女畢命以殉由是吏不能難沈氏之族以免而俞自髡為尼卒不辱

### 黃氏皆令小傳

嘉興黃氏媛介字皆令同郡楊世功妻也先世有顯者介性淑警聞兄鼎讀書聲欣然請學多通文史既許字世功後有大力者艷其才將奪之介曰食貧吾命也卒

歸楊推髻親并白間作詩畫臨小楷書法筆意蕭遠無  
兒女子態世功讀書不成遂勸之偕隱國初隨世功避  
兵播遷所至有知者時相餉遺卞處士妻吳巖子以詩  
名假館留數月為文字交嘗棲山陰梅市與諸大家名  
姝靜女唱酬有越遊詩還家湖上好事者傳其筆墨一  
時名卿士大夫如吳祭酒梅村輩皆稱異之名日起  
世功用是以布衣游公卿間持書畫片紙或易米數石  
介既垂老傷世功無家人產以游為生黽勉同勞苦嘆

曰妾聞婦人之道出必蔽面言不出梱得稍給饘粥完  
穉弱婚嫁吾守數椽沒齒矣會石吏部有女知書自京  
邸遣書幣強致為女師舟抵天津一子德麟溺死明年  
女本善又天介遂無子懣甚南歸過江寧值佟夫人賢  
而文留養疴於僻園半歲卒遺詩千餘篇嘗募人剞劂  
自敘其家世中落生蓼長荼饑不食邪蒿之菜倦不息  
曲木之陰天既儉我乾靈不甘頑質藉此班管用寫幽  
懷倘付諸蠹鼠與腐草流電一瞬消沉實為恨恨詞旨

酸妍讀者悲之

史氏曰婦人以才見者衆矣鮮有完德則無非無儀者  
尚焉李易安無足論即朱淑真作配庸子意多怏怏詩  
固可以怨哉黃氏以名家女寓情毫素食貧履約終身  
無怨言庶幾哉稱女士矣

王白虹妾胡氏小傳

禹航王子白虹喪其妾胡氏故娼也逾年而悼不哀哭  
以詩四章乞余為傳書數至嘉其微而賢不忍終沒故



書之胡名成靜江西萍鄉人生八歲兵掠而北長淪樂籍自傷賤辱矢必嫁官人會王孝廉上公車納之從歸王道病且死者再胡晝夜侍湯藥得稍甦抵家調膳數月忠謹如一日胡本以色見取而米鹽針績事皆身任夫人悉歸以莞綸王令興安則署以內事倚之更納新姬無愠色王遇事多任氣人莫敢言胡獨婉譬以解時節宴飲則泣下傷少離父母不得問猶畧記其里籍會興安有業銀者萍人也歸索而得其母至則母子不相

識興安君指示曰若奚疑蓋體骨聲貌酷似矣復奚疑  
于是相抱大哭留養于官舍王以父艱還封公以下凡  
八喪會葬者數百人食飲百費皆經紀於胡無缺事王  
泣曰若功過介婦矣然坐是得勞疾所生女又天不敢  
慟而心傷旋病死諸姬臧獲皆哭之哀先是始識王京  
師則約曰君擢第必納我王固漫許之胡已決意為王  
婦既下第遙望見便失聲前相持哭涕霑兩人衣且曰  
君不第不失一官願我不得為良人婦死且不瞑又大

哭王義而贖之舉債金數百王以姬累而卒賴其助吾  
於是知人之貴自振拔也向使姬庸婦不能早決王為  
俠丈夫既識其人不能於失志時痛自傾倚王必不納  
納矣或恃色怙寵不過羣妾畜之久而愛弛必不能見  
禮重以終也於乎人可以不自振拔哉

先叔父文學公砥園府君行狀

於乎叔父之歿也閨章客京邸聞喪號慟七日為文以  
祭嗚咽不成章已念吾叔父孝友能學問善文詞以諸

生終又輾軻百罹名行不顯於四方先是閏章備官刑部主事時遇

覃恩擬以本身封貤叔父格於例不敢請今不幸即世恐遂泯滅伏枕飲泣至十日乃得畧次其行事公諱譽字次仲晚自號砥園自高祖以下五世困諸生曾祖養默公諱志和祖思默公諱尹政並多隱德父允升公諱弘猷始用理學顯有中明子集世稱中明先生俎豆於鄉者也中明公早卒公少先府君十歲事長兄如嚴父

步趨規矩無敢妄言笑然推甘讓少相友接懽甚嘗感  
骨肉彫喪月夜相抱哭願世世為兄弟公讀書陽羨凡  
七月未歸先府君與客會食烹池魚忽歎曰吾弟出門  
時魚裁寸許今盈尺矣弟尚客處遂泣然罷箸無何先  
府君歿公驚慟仆地累絕而甦既除服哀不輟每歲諱  
日祭必哭上食必跪閨章叩頭泣請循兄弟禮公亟哭  
曰非爾所知也吾平生父事之矣由是終其身無改歲  
壬辰母吳太孺人卒公執喪盡哀水漿不入口三日里

中以孝聞閨章三歲失母九歲病瘡幾殆先府君臨訣以屬公且戒毋愛以禽犢公鞠閔逾所生稍長則嚴督受書於文章指授曲折悉中法度比閨章成進士公喜且泣曰惜汝父不及見也已備官比部出視學齊魯必命以努力張祖父德是時公同居當戶在官祿入無敢少私當山左秩滿歸跪進其所有傾橐亡贏餘家人咸竊少之公怡然曰守官若是吾無憂矣公慷慨多膽畧遇事立辦為文無停思少時督學御史賈公用一日七

藝拔補諸生異等崇禎庚午試於鄉主者大賞其文坐  
一語見抑時論惜之公年方壯強族父老以其賢推為  
宗正不就則請於邑宰固屬之皆受繩束無敢譁其與  
人謙直好盡言或面折人過聞人一善則亟稱至于排  
解紛難取片言立定為人謀開心剖臆不私毫髮雖憚  
公不樂近者皆歎以為莫及也中歲家落粥產得數百  
金有故人強貸分其半貸者不負而終負亦置不校歲  
饑令舉家啜粥百餘日省米以贍族人或以鰥告即橐

空不忍他為解嘗一日而為疏屬玉亨玉瑞二人婚其  
他周故舊助婚喪置槥瘞殮者不可殫記喜形家言躬  
自卜兆舉先世五喪亡友劉伯陽先生無子為葬之先  
人隴旁示子孫世祔饗郡有同仁館悍兵闌入壞牆屋  
公獨為修葺又于湖北置雲山書院買田立石歲供學  
者攷德習禮不廢皆先大父故講學處也自龍溪盱江  
諸公以還學者承流失指或淪于虛無公數與講會以  
躬行力折之家居告誡必稱引先訓歸本理學老病益



諄復子弟不率輒自懲曰吾不能身教吾罪也往往流涕先後兵寇數擾皆以智自完過石臼湖風迅船壞水且及膝尚堅坐不為動性恥近顯者所與遊多先世者舊布衣其同輩合志至老不衰惟吾師涇川章君允成山陰張君荀仲二三君子而已每嘆富貴多惱德貧賤鮮墮行故終窮老坦如也歲戊午

上徵博學宏詞之臣閔章名玷薦牘辭至再不許公倚杖命之曰

聖天子曠恩也即汝父在不能汝留汝行矣及拜別相持泣賓御親從見者皆泣逾七月而公卒於乎痛哉公體強善飯不辭艱瘁晚得疾淹數歲自為遺令勅毋作佛事毋牲祭毋幃誄詞毋留棺于家死則祔于父兄之域今吾弟閏嚴書來云用術者言別葬雙溪遠祖冢前數步非公志也公生明萬曆壬寅五月二十六日以康熙己未正月四日考終享年七十八娶馮氏生子閏嚴郡庠生側室陳氏生閏阮邑庠生韓氏生閏毓尚少公

文稿散逸有詩二卷挾奇拔穎為時所誦將附先集以  
傳謹撫其言行萬一伏惟當世賢有文者採擇而重之  
一言其敢忘百世之賜

學餘堂文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學餘堂文集卷十八

翰林院侍讀施閏章撰

碑文

禹廟碑記

歲己亥春兗州寧陽縣北三十里新葺禹廟成主之者  
工部屯田員外郎劉君元琬以書來請紀月日閏章謹  
記之曰嗟乎余讀禹貢歎明德之遠也禹治水行天下

舟車橈楫東西朔南胼胝十三載三過門不入以告成  
功民澹其災其膏澤之繫人心若江河之行地中苟視  
息飲食踐土而居者固宜家尸祝戶烝嘗也况川澤之  
險漕渠之要害奔流湍悍齧石決隄丘陵不能塞其潰  
萬夫無所施其勇神實尸之俾享厥利有不食于斯土  
者哉寧陽舊有禹廟下臨汶河其地為堽城壩元至正  
初築以遏汶水使南流入洸以注漕渠通貢賦然其水  
衝激浩汗不可遏土堰隨決明成化間易石堰久之復

壞傷稼漂廬舍漕渠以涸萬厯中年又新之堰得不廢  
小有潰洩修築以時不重為民害工部之從事河泉者  
歲嘗數視焉而禹廟去其岸半里河使者春秋祇祀恃  
神以亡恐丁酉六月閏章校士自齊之魯河大漲沒堰  
一小艇壞漏受數人二人鼓枻二人掬舟之水而出之  
僅得濟從騎不能待解鞍亂流失人一騎一食頃出于  
淵若掖之者余方坐廟中其人叩頭廟門泣曰神活我  
其信然哉廟故偉麗庭栢夭矯作龍形皆數百年物也

經亂廟且毀風號雨剝神不安處問其氓盡葺諸曰歲  
不登也民力殫也余建議官為出力不以役民告之總  
河尚書楊公楊公是俞以屬屯田員外郎劉君徧告庶  
僚是襄是圖役十有四月費六百緡材堅以良垣周以  
固宇高以達丹雘之屬潔以華歲適告稔水安于漕民  
康于室鄉之人刑牲酌酒頌神之德而閨章繫以詩詩  
曰

帝錫玄圭九州是奠括海涵山厥稱禹甸汶泗之間魚



龍所宮湍悍隳突畚鍤無功乃肅神祀陰捍災患汶洗  
安流漕渠輸灌喪亂既興俎豆不飭帝罔怨恫哀我民  
力暑雨暴漲蒸徒孔危既沒而出匪神之私神實在天  
驂龍駕螭神之來斯髣髴靈旂伐材作廟祀事具舉沒  
亡民病神獲寧宇民之祀神有桂有椒伐鼓坎坎其樂  
陶陶神之報享黍稷千億填澮塞渠魚鼈蕃殖鉅野不  
溢魚山不平通艘利涉民靡震驚爰琢貞珉以刻斯文  
千秋百世穀我蒸民

周公廟碑記

二帝三王之道流行盛著于天地之間久而不墜者誰  
為為之以周公孔子間出而集其成也周公達而在上  
制作禮樂體國經埜而道以行孔子窮而在下刪述載  
籍垂戒春秋而道以明在上易而在下難其行之所及  
者有時而既明之所傳者浩乎不知其終窮孔子所為  
度越堯舜生民來所未有也然而周公之所為盛且至  
矣監二代而兼三王用成文武之德周禮周官諸書天

地之大鬼神之幽蟲魚草木之細人官物曲之能無不囊括縷析叅伍錯綜磅礴而無間蓋二帝三王所未有也孔子俯仰古今輒歎曰從周從周而夢見周公未嘗不太息三致意焉以是知周公之難也唐武德二年始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是時周公南面孔子西面貞觀以後從房玄齡長孫無忌等議謂周公作禮樂當同王者乃罷周公專祀孔子為先聖南向配以顏淵為先師而周公則配武王周公之祀

百世不祧者也魯為周公封地魯先公世守俎豆禮樂咸備韓宣子聘問至魯始見易傳春秋歎曰周禮盡在魯矣孔子七十子之徒魯名賢以輩出流及秦漢兵刃之交諸生誦法孔氏絃歌不絕而尊賢親親之風尚有存者天下頌周公之德不衰今孔子廟食四海萬國在闕里崇祀尤盛而周公祠廟風雨弊漏魯公之附祀者委諸草莽魯之人當有過而歎歎歎息徘徊不忍去者而修葺無聞則吏斯土者之責也因其舊而圖新俾周

公魯公各有享四遠來觀者入孔子廟而歎教澤之遠  
入周公廟而追制作之盛且思孔子之入太廟每事問  
禮愼乎與孔子相陟降焉尊賢親親之風其世世傳未  
有艾是役也始來告者周公之後裔東野雲鶴余首捐  
百金屬曲阜世令孔君循淳魯之士大夫襄之以戊戌  
冬經始期以明年己亥秋落成

重修正陽門漢漢壽亭侯廟碑

代

學宮祀孔子環海內外罔不徧其在京師則

天子北面奉祀歲為典禮生民來所未有也後孔子而  
廟祀燁赫惟漢前將軍關侯最凡烏言卉服殊方遐島  
之鄉崇構雕宮照曜雲日者亡慮億千數夫自古義士  
仁人振不世出之畧者衆矣或專祀一方或僅延祀數  
世侯之祀赫以徧久而彌虔數千年春秋伏臘享禮亡  
闕於乎盛哉京師蓋天下首善之地正陽門者

天子萬乘出入之所必先也侯食于斯土昭靈表績封  
號洵加四方之進禮祠下者祇威仰烈靡不角崩恐後

有所穆卜如響斯應侯之功在軍國澤浹生民皎然日月之在天沛乎江河之行地充周布獲旁訖乎無垠豈必擇一區而棲其靈異哉天眷有德鬼神福善修明德以薦馨香侯所憑依將在是矣今

天子升中告天徧禮羣望維謹嘗親詣廟廷御書忠義二字其上侯覽旌玉節洋洋乎陟降左右其拱翼天闕和會百靈以祐我

國家無疆之祚宜其視它郡國祠廟為尤異也廟故有

碑明翰林修撰焦公竑記禮部尚書董公其昌書之于  
石頌侯威德尚矣歲久廟浸敝江陰宦君廷弼以舊家  
子來主廟事完舊繕新既三載復請立石余謂侯之義  
烈炳炳人具能道之嘉宦氏之請侑以迎神送神之曲  
其詞曰

神之來揚桂旗乘赤豹駕虹霓卿雲見祥飈隨蘭醑薦  
鳳笙吹開閭闔集靈祇

神之去和鸞鳴迴北渚翔太清淑氣扇嘉禾生和風雨



掃機槍綏士女海甸平

重建東嶽廟記

古之祀神者祀而不瀆敬神而不聽于神自天子至庶人各有祀典非其所祭則不敢祭所以明禮辨義也泰山為五岳長書稱柴望岱宗巡狩于是乎始蓋天子所有事也其在境內惟魯侯得祭季氏矯舉孔子譏之況其下焉者乎是以古者五岳視三公未有封號其從事泰山者有祭告而無封禪封禪之說著于管子而所稱

七十二君殆不可攷自秦漢迄唐宋好言封禪用是有  
宮觀祠廟之役且人其神而帝王其封號矣明洪武間  
始正其名曰東岳泰山之神有大事遣使奉天子冊書  
祭告雖未舉巡狩之典而與古柴望之義一也今去古  
益遠祭義不明俗尚禱祀士女重趼累繭影赴響臻趨  
事泰山無虛晷崇廟飾宇史巫紛若以覬覦其所欲得  
不幾以神為市乎濟南府治去泰山百里而遙所在多  
祀岳神城南岳廟為甲昉自宋元厯明弘治萬厯增修

至再崇禎己卯災前提學涂君倡議募修年閱二十費累鉅萬復其舊而廣之朱甍碧瓦棖棟巍巍左右層宮複殿羣神畢祀余秩滿將歸道士任志德及諸父老丐文以記余乃昌言于衆曰此古天子柴望之所先魯侯之所守祀而大夫以下之所不得祭者也若毋以神食于我而謂神之假易也夫捍災禦患出雲為雨有功德于民者皆祀之所以答神貺也非諂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皇天無親惟予善人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

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福善禍  
淫天之道也敬鬼神而遠之智者之事也帝出乎震震  
東方也萬物之所始也岱為東岳出雲雨不崇朝徧天  
下而此邦為岳麓被澤尤先且厚宜不敢忘神之賜今  
竭力致誠雲集雷動入廟中尊之如天地畏之如雷霆  
可謂敬矣其反而思曰某事善可告神某事不善神必  
怒我恐懼修省相與薰為善良去其矯誣以告亡罪于  
神夫然後風雨以時苗患有息豐黍稷而穀士女神所

憑依將在是矣不然瀆神求福鬼瞰其室若毋以神食  
于我而謂神之假易也諸父老聞之憬然曰善遂書其  
詞為記

神岡山廟碑

廬陵之南十里曰神岡山其廟曰惠祐祀太守彭城劉  
公山故名翠峰以其廟神之孔赫也相與神之僉謂之  
神岡云公諱竺仕陳為廬陵太守政洽于郡人既卒其  
民悲思叫呼謂公嘉惠我邦吾儕小人弗敢忘其擇地

祠之作廟于山之岡雨暘之不若百穀之不堅實疾病  
之不時去凡有冀而不獲他無可告則惟神是歸先時  
邑人龍昌裔家積粟利在歲飢以涌其糴會旱私丐神  
請更彌月勿雨是日輒大雨雷震昌裔死廟下視其髮  
中得禱旱之詞于是民有懷慝不仁者心掉魂奪亟走  
去不敢入廟其神大顯南唐保大中贈工部尚書明惠  
侯宋宣和中賜惠祐廟額紹興三年封嘉應侯徐鉉胡  
銓先後紀其事其山拳曲而憑江水清林茂山川雲物

之美具可登望余間從賓僚往遊顧廟碑石壞闕文字  
謂廬陵縣令于君藻曰劉公澤在民廟食斯土禱之輒  
應又能奮餘怒擊頑貪震悚觀聽補吏職所不逮惠且  
能義今碑版缺剝即事存傳記來觀之人猝無徵覽奚  
以顯神德而禁民非于君曰請具石公其撰詞于是大  
書其事系之歌以享神其詞曰

山之椒雲油油公駕遊兮赤蚪鞭斥猛獸兮俾我以休  
山之阿楓冥冥公其降兮霓旌膏我黍苗兮甘雨以零

擊鼉鼓兮薦江芷公弭節兮飲食燕喜山有岡兮水有涯公竭而去兮來何遲生我收兮歿我師疇敢不率公知之

大洋洲英佑侯蕭公廟碑

生而人歿而神者古有之生而能神三世遞顯出入風濤脫人于鯨鯢蛟蜃之窟頃刻神異不測者前未聞也蓋自英祐侯蕭公始其先河南人宋咸淳間蘭芳公刺吉州卒葬于吉子伯軒公徙家淦之大洋洲嘗從謝真



人遊晚歲能前知卒為水神子祥叔公增修其道益著  
神蹟元封伯軒顯應真人祥叔顯德舍人英祐侯者祥  
叔仲子也諱天任廣穎修髯蚕通神術視水為平地嘗  
瞑目端坐良久乃甦問之曰吾救某處覆舟矣掌握間  
往往得舟中物跡其處果有舟壞而獲免者歲時鄉人  
召飲或異地同時候處處在坐淦人驚呼蕭老官以為  
神老官者里諺之尊稱也至今傳其語於予侯生處問  
黨乃神奇爾邪抑侯故偶然而傳聞若是邪年八十有

一絕粒坐十餘日啖一白石而化遺令不棺不葬覆以巨桶藏于廟明永樂三年事也後十四年朝廷遣使西洋航海幾覆聞蕭侯救得免詔封英佑侯景泰三年討武岡苗亂侯降言苗即來歸遣裔孫蕭鳴翰廟中香錢緡二百餉軍未幾苗果就撫事聞加封靈通廣濟顯應之號新大洋洲廟官以時祭其他疾疫水旱禱祠而應者不勝紀所在河干江滸皆祠之舟人依以為命而莫能詳其世行萬厯間泰和郭尚書子章始具載為廟志

初子章以叅政赴官于浙過廟下夫人舟膠不可動夜  
夢侯曰夫人毋慮旦行矣為語郭尚書好自愛旦則水  
漲而舟發厥後郭累官至尚書許為刻石未果又七年  
示夢于其同邑甘生允蚪若以促尚書者郭慊然曰吾  
幾負神亟次述之若此於乎侯之功德著在軍國生民  
赫矣又時見夢于人若相要約而響答神何求于人哉  
豈非所謂鬼神之德盛而不可度者與今世所號水神  
其肇跡江西者稱蕭晏二公故皆臨江人晏公生于元

諱戍仔封平浪侯別祠在清江鎮故事官臨江者始至謁晏去則祠蕭于祭義不知所取而凡郡吏民有事于江淮河北四方之役者必先齋戒趨大洋洲卜吉以往康熙六年余以湖西道入覲將北且攜家行秋冬之際鄱陽多北風懼愆覲期為禱于神乞風以濟願為廟銘及湖風果便僉以謂神力乃復為之碑其畧蕭世累德好道侯尤夙慧經史羣籍寓目淹通故三世神靈至侯而獨盛云其銘曰

於爍蕭侯循牧之裔厚本蕃枝挺英三世皇祖洎考肇  
靈疊異時莫我秩用尸厥昧莫險江河是守是司侯誕  
穎特帝啓其衷社席江湖蜚蜚蛟龍分形出魄鬼力神  
功臨化辟穀餐霞馭風乃禦災患乃捍國家海南苗服  
伊邇匪遐拯危助順封錫洊加陳牲醑酒筵卜笙歌列  
俎肆肆魚鼈鱸鯊誠罔不格匪人是私徵世攷德尚書  
作碑昔我尼父不語怪神侯實赫濯功被人民我跡其  
槩亟言不陳竒山蕭水亘此明禋

孝通廟碑記

分宜昌山渡之西有廟焉土人呼曰聖母問之莫知所  
自覽郡志得盧肇氏閱城君廟記其言頗怪云嬴秦之  
季有媵溫氏嫠且無子得巨卵于水涯襲以衣初久之  
雷電交作龍出其中媵不怖駭于是媵兒育而龍母事  
龍日出捕魚為母饌一日媵膾魚江上龍尾觸刃斷數  
寸許遂驚去媵嗟恨如喪厥子後媵卒里人葬之岸側  
龍乃人形服衰經語人曰是當有水患不可以藏吾母

夜大風雷徙墓于山巔其封若屋衰經者遽失所在土  
人異之為立祠既而龍降於祠堂稍禿其尾蜿蜒變化  
視無常質禱祠輒應又稱龍有伯叔季三人唐元和中  
盧寧官南越過祠下夢龍伯語曰君將宰邑西江其禮  
我焉太和五年寧果來宜春遂治祠于昌山津右盧氏  
之言大畧如此且稱為孝龍作銘以美之曰龍有孝思  
俾民敦睦余讀而嘉其言袁州介在江山險僻之境舊  
稱龍窟如仰山之神二蕭氏亦龍也寓形于人還自彭

蠡事與此近而此特以孝見稱且昌山峽古謂之傷山  
以其石齒銛厲舟多破溺也迄今舟人上下恃神以無  
恐又若人子之恃父母然則神之孝篤其親而慈及乎  
民詩曰孝思不匱永錫爾類豈龍之謂與廟當祀龍伯  
而僭名龍母蓋崇其所報也盧氏改書閱城君謂母閱  
城人也攷方輿圖記古悅城在廣東之德慶州有溫媼  
墓載溫媼死瘞江陰龍子嘗至墓側縈浪轉沙以成墳  
與盧記小異又按揭溪斯作峽江龍母祠記稱大觀二



年賜額曰孝通之廟古祠在悅城廬以悅為閱者誤也  
余謂孝通之名正而可風乃更榜曰孝通廟書其梗槩  
仍別刻盧氏碑于廟左俟博雅者並觀焉

雙溪李公橋碣

橋舊名李公以自李公始也明初稱雙溪渡山谷水漲  
舟不時覆溺正德四年主宣城縣簿李公過而愍焉始  
為石橋力不繼號于衆莫應使人歸粥其騾車數十輛  
得白金數百屬其兄子杲董之落成以憂去請橋名謝

曰無以名為也于是邑父老齋咨涕洟顧而頌之曰李公橋語具貢待詔汝成記中崇禎甲戌大水漂木如山橋摧壞知縣事新昌陳公泰來及舉人沈君壽獄募衆新之而前碑皆破裂淪水中土人又習稱曰雙橋余懼李公之名將泯也於乎世有執簿會計為趨走小吏祿僅足以活妻子方逐逐錢刀箕斂爭升斗不暇給顧肯為地方興利攘臂慮始傾耗其家役使其子弟殫力告成事始終不替如此者哉藉令李公橐數千金歸遺子

孫不旋踵立盡視此橋矣若夫君子濟物惟其德不惟其名吾儕被德甘棠之思世世弗敢忘也召伯之埭白公之渠蘇公之隄皆稱其姓氏以志所自始崔雍州治渭水得巨木數百章因而橋之民且目之曰崔公橋以李公視之難易過十百矣於乎宛東郭上下兩橋始袁公旭東溪橋始王公嘉賓皆郡守也力不盡已出並有祠祀雙溪橋始李公縣簿也又多獨費而祠祀闕焉其何以勸來者乃咨于父老奉木主祠之且刻碣橋上大

書曰古李公橋李公諱文字載道堯之嶧陽人由國子  
生來典簿時稱其服官廉敏蓋古循吏也

李于鱗先生墓碑

於乎有明三百年著作家衆矣近代詞人多稱王李蓋  
謂元美于鱗也元美虎視四海獨亟推于鱗曰漢朝兩  
司馬吾代一攀龍蓋歆然以身下之迄于今家有其書  
人耳其姓字傳誦其流風遺韻不衰余視學濟南問其  
里因弔其墓而子孫微甚無能言者詢得之鄉先生郝

給諫遂偕藩使陳君兵巡陸君並轡往墓在城西五里  
許皆下馬拜蓋藥山之麓也不封不樹余低徊久之相  
顧歎息于鱗平生負才簡伉屏居鮑山當道冠蓋相屬  
至屏輿從候門卧不起今未及百年荒草孤墳樵採莫  
禁牛羊躑躅其上斯雍門所為哀吟孟嘗所為泣下也  
況于泯滅無聞之人乎墓側有豐碑仆地無字陳君顧  
余曰嘻久矣其待君也余謝不敏乃碑而表之曰先生  
諱攀龍字于鱗號滄溟登嘉靖甲辰進士官刑部郎中

出守順德論最擢關中學使者以不肯奉臺檄為文自  
免歸再起至河南按察使卒年五十七其政蹟詳殷正  
甫誌銘王元美傳中不具論論其著書于鱗生平非先  
秦兩漢書不讀非王吳殷許宗徐輩不交惟其為詩環  
視諸公非盡出已下則不出考之詞賦之科可謂嚶嚶  
道古進取之狂士也其詩七言近體高華典麗有峨眉  
天半之目拔其尤者十人皆廢樂府五言古摹漢魏古  
文詞摹左國先秦高自稱引及元美所標榜頗失之太

過要之非近代小家所能措手夫文章之道有利有鈍  
小則霸大則王于鱗窟起滄海雄長泗上諸姬主盟中  
夏燕秦吳楚之人翕然宗之如黃河泰岱又如太原公  
子望之有王氣斯固萬夫之雄也後之學者生百世之  
後聞于鱗之風皆振衣高步追踪古作者于鱗其有起  
衰之功矣余將求其子孫新其白雪樓為于鱗別館而  
先之以其墓嗟呼于鱗之文不待余言而定者也若其  
壟墓不治碑版無傳則後起者之責也于是乎書

禮部左侍郎兼秘書院侍讀學士呂公神道碑

禮部左侍郎兼秘書院侍讀學士安邑呂公既卒之三年宣城施閏章寓書其家求得其誌狀則已訖葬事矣閏章列在弟子于是考德撰詞碑其墓曰公諱崇烈字伯承世居安邑之運城遠祖有諱完者廬墓馴狼邑志稱孝曾大父德大父萬里父國祚皆蓄德不仕以發于公卒皆以公貴累贈顯聞公在明末登癸未進士授翰林庶吉士會甲申國變賊中偽太師牛金星知公名遣



人物色不屈遄歸及

國朝殲賊平中原徵用耆舊郡縣敦促公強起除翰林  
弘文院檢討與纂譯書史賜白金是時開門籲俊一歲  
再行順治丙戌春分校禮闈秋又貳翰林弘文院檢討  
張公端典試江南並以得士著三遷至秘書院侍讀學  
士為史局纂修副總裁賜綵幣以恩加一級贈三世如  
其官辛卯頒

詔廣東就加禮部右侍郎兼秘書院侍讀既歸

天子以為勞賜善馬轉禮部左侍郎兼官如故會旱求  
直言公疏稱用賢可以弭災

上特勅同內大臣賑視畿甸得便宜言事公所舉刺數  
人皆稱其可否

天子嘉納而公引年乞骸骨甚力得

優旨致仕乘傳歸十年而公卒年七十有二公為人質  
古少從曹公善繼講學步趨守寸尺侍御李公曰宣闢  
弘運書院禮致曹先生公曰從與遊又從入都詣首善

書院聞諸鉅公耆宿之說輒以程朱學為已任是時天  
啓間魏闡用事毀天下書院公顏其齋曰慶見講論不  
輟故學者稱公為見齋先生其官京師敕門者毋拒客  
客無少長疏戚容接竊然干以私則揺手不應其人慚  
汗又好語之曰窮達分定即營營無銖黍益也閏章以  
丙戌鄉舉受公知暨官刑部尚書郎數就請業公曰子  
文與道近不患不名世獨願子為顏曾耳其期待如此  
分主貢舉必先集家人誓而後入莫敢私纖芥有使命

則戒毋擾驛毋納餽嶺南之役歸橐中惟端硯數方而已拯人急即不問有無家居坐卧一草堂視聽侍御史長吏有至者講學外無他語咨以事利病即侃侃言之不諱為文章不事浮藻必歸于道德指授來學反覆勤懇山以右縉紳後起之賢者強半出其門公請告出都時諸弟子泣拜道左謝曰吾老矣諸君惟努力行道毋徒念老夫至今思之未嘗不流涕也生平用靜儉為養生既病却醫藥笑曰吾壽近孔子矣復何求卒之日為

康熙五年七月二十三日端拱而逝於乎公厯官鄉侍  
耒老拂衣口無華言家無長物束身篤謹與物仁恕昌  
其道以熏乎人殆庶幾與河汾子比德矣公始從曹先  
生學及其歿也哀之如父母已又請祀于弘運書院祭  
必齋戒今宜奉公入祀其側所謂崇往以勸來也公始  
艱于嗣晚舉一子曰坪以廕當得官京曹余見之都下  
秀挺有父風三女皆嫁名族其在運城嘗建郭南名賢  
祠廣書院田租避鹹水鑿泉井以甦暵者行事多類此

不勝書銘曰

滔滔下土罕道是處猗惟詰人蹈墨履繩樂羣斯恕守身斯固沉靜寡言峙岳涵淵論文得士受寵

天子游錫累遷公不色喜嗟公筮仕委曲艱難旣顯勇退名跡以完鳴條之區伊蒲之側獨奮以興羣歸厥德閔予薄植公勗孔多道遠棄予有淚滂沱歿不及誄葬不與會銜哀勒銘敢告來世

贈奉政大夫吏部考功司郎中余公墓碑

余氏于莆田稱著姓其先自唐校書鎬公肇居蘆嶠遂世于蘆七傳至奉議公某十八九傳連有顯爵又五傳是為元張公諱廷機別號玄同贈奉政大夫吏部考功司郎中父諱某負奇氣破產結客間與客議論一坐不能難公甫出襁褓羣目攝為英物年十八隸學宮當是時士務勦竊為帖括塵視載籍公獨好左國史漢諸書為文詞嚶嚶矜異以試有司不無小得失公倔強高視語諸子曰寧奇而躓毋陋而售若曾見學古者皆槁項

死牖下乎用是終其身不肯俯仰作軟語公一兄二弟  
兄壯而歿遺孤男女四人及二弟教養皆仰給公伏臘  
藉生徒脩贄為親壽家日以窘郡守雅愛公才有竊公  
名陳牘于郡者事覺或勸持其急可重得利卒謝不受  
且因為之解是夜夢神告以吉語崇禎九年丁丑公季  
子颺成進士知宣城縣公就養官舍日啜茗吟咏不輟  
十三年庚辰以微疾卒年六十七所著有軒蘆集戒子  
孫有讀書從業者毋奉炰嘗後五年颺仕至考功郎中



始追贈公如其官自公大父蔣所公泊公凡三世皆好客學古倣儻拔俗終以坐困里中兒或竊嘲之及吏部公取上第天下交誦其文然後相顧愕歎自悔老死帖括中空不學無術也而吏部公伯仲父子秩秩孝友振濯文詞日益騰蹕學者益俯首喑不敢發聲公之教也某年月日葬公于梅山之麓祔以累封太宜人梁氏太宜人慈儉修婦職母家故素封歲致魚蛤食物不絕率徧餉娣姒人人得食戒諸子婦勿輕析爨從子于官勉

為廉吏年八十有五考終于家子光翔颺燕亮颺凡六  
人孫佺倖等十人女孫若干人出處婚嫁吏部公既具  
載壙銘寓書章曰某遭家多難葬不備禮不克邀當世  
鉅公志墓實懼泯先德中夜飲泣子為我碑之蓋公令  
吾宣時嘗亟賞章文字敢不惟命其詞曰

維天惜才實甚華撫非眷孔顧或靳勿與余氏萃蓄三  
葉而昌含英揭曜積久彌光吏部既興發聞四國聯翩  
嗣續百夫皆特梅山之陽蘆嶠之側億萬斯年念此祖

德

欽定四庫全書



學餘堂文集

二十四

學餘堂文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學餘堂文集卷十九

翰林院侍讀施閏章撰

墓誌銘

故翰林修撰蔣君墓誌銘

蔣君虎臣先生諱超字虎臣江南金壇人年二十二舉  
於鄉又二年舉丁亥進士一甲第三人官翰林修撰以  
文雄於時主浙江省試提督順天學政並清慎事竣告

歸不過里門見妻子扁舟草屨徑自楚之蜀客死於峨  
嵎之伏虎寺朝士大夫之賢者歎異流涕蜀之大吏經  
紀具舟歸其喪某年月日將卜葬於某山之原於乎初  
君之訃至余為文哭之許志其墓以君故善余言也君  
早入翰林攻詩文酷嗜書法人屏壁間一字可喜必鉤  
勒藏之心慕手追於晉唐行楷得其筆意為人和易獨  
刻苦痛自下多布衣野老方外之交見之則磬折傾倒  
狎游不厭橐空亡一錢人告之急怛若負重創門生故

人有所餽送則以遺貧交比丘應手立盡視其齋廚嘗  
糝鹽不給無悔也君既厚與人人益觖望小不遂則訶  
責交至惟曲應之恐後時時以德報怨人或重背德誦  
言必絕之及其人至則握手歡如初在朝數請假歸省  
其父僉事公祖母某太宜人留子舍不出既連即世破  
產治喪葬且炙艾燔體以志哀痛見者愍之其督學畿  
內也時學租并入正賦視學使者無所賚予君舉債賑  
貧士人疏請復古學禁天下有司刑責諸生每草疏時

先焚香籲天積誠以格宸聽疏皆報可秩滿輒謝病歸  
休過嵩洛與孫徵君奇逢語數日以書來告謂不可失  
此人辛亥春君次長干僧舍予適在江寧要予出見大  
事相切劘委重丁寧若相訣別自此而躡匡廬遊鹿門  
兩年之間直達峨嵋矣君始生之夕祖母夢為峨嵋老  
僧見君生則解顏豐于饌客而自饌斷葷血二十年至  
是愛峨嵋山伏虎寺會當事請修四川通志峨嵋縣志  
不得辭數月書成即山中建一亭書蘿峰二字語小僮



曰死厝我于癸丑正月遺書別當事越三日沐浴端坐  
留詩而逝翌日蜀人胡生嘗從君遊者見諸山椒頻呼  
蔣先生不應既入寺然後知君死皆大驚歎以為非常  
人也君生明天啟甲子先是有術者言其壽止四十九  
君篤信之為詩四十九篇至是歲果符合云君家世業  
農大父芝田公有隱德生子諱鳴玉舉進士為聞人累  
官山東僉事母某太宜人生二子君為長其季曰進金  
壇縣學生君之子顯祖并力學有材行女適宦族君平

生遊歷五岳及黃山九華天台武當窮幽極遠不避蛇  
虎嘗語我曰僕有不可解者三畧貴顯而禮窶賤畏館  
閣而僻山水薄妻子而篤比丘三者是也所著有綏菴  
詩文集若干卷論史百篇將說等書惟儒宗辯統輯稿  
未竟嘗戒忿怒自號無嗔道人又以家近華陽洞未歿  
前數日自叙有華陽山人傳云銘曰

華陽山人邪無嗔道人邪峨嵋比丘邪其儒而禪者邪  
於乎論其行誼非曾閔之徒邪

翰林院侍講學士曹公顧菴墓誌銘

曹氏自華亭徙嘉善世顯儒術六傳至豹明知某縣八傳銑兵部郎中並起家明進士有聲弘治隆慶間至君考諱勲崇禎戊辰舉會試第一官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世所謂峨雪先生者也有子五人君為長復官

本朝翰林院侍講學士父子以文名天下士論榮之君諱爾堪字子顧別號顧菴十歲能屬文十二善詩詞時

人擬之聖童順治丙戌舉浙江鄉試壬辰登第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為文敏給博麗兼長衆體閣試兩稱最同館皆遜服之乙未春分校禮闈得士二十二人如陳尚書鼐永胡學士簡敬皆有聞當世是時

世祖章皇帝力崇文治數召試諸詞臣品目甲乙君扈從瀛臺南苑

上霽顏顧問嘗受詔與吳學士偉業等同注唐詩書成稱旨時被褒嘉中外驚傳其語無何以侍郎公憂歸服

除補舊秩俄遷侍讀陞侍講學士故事翰林官皆積歲待遷君半歲遷至再殆殊遇也

章皇帝升遐

今上登極遇

國恩追贈其兩世君益勤厥職坐族子逋賦累奪級南歸適僮奴與縣卒角誤觸尉怒尉膚愬長吏語過激事聞坐謫當徙關外先是君不交公府當事吏多不悅又自恃無罪不詣吏求解故卒坐法實非其罪也一時朝

士親交惜君者爭助私錢用營建例得贖無出塞自是  
籜冠芒屨北抵秦晉南涉荆楚中歷嵩洛海岱之間銘  
記詞賦動盈卷帙辛亥春嘗一過京師諸公卿欲為白  
復其官齟齬不果行君亦掉頭興盡曰六十老人豈復  
夢金馬門哉然酒酣雄辯四座盡傾縱筆為詩歌益復  
顛倒嘯呼累日夜不倦君淹博多識掌故又強記所過  
山川阨塞無不指畫形勢士大夫一與之游積久不忘  
無貴賤具能識其姓氏爵里家世無毫髮誤即虞世南

之稱行秘書李守素之號人物志亡以過之今國家方  
開史局使出其記問資纂修豈不一代盛事而惜乎其  
不獲遇也生右文之代膺

天子特達之知而細故蹉跌卒弃置以死豈非命哉君  
居親喪瘠毀推所有讓諸弟所留舊物惟一几一榻仲  
氏爾坊賢而早世手鞠其數歲孤鑑倫成進士今官庶  
常父事之惟謹訃至余往弔其邸相抱而哭益余亦少  
孤倚先叔父成立故相視尤哀逾年得葬日二子鑑平

鑑章書來屬庶常君請銘且謂先學士數稱公文章意益有屬於乎余何足以當君萬一哉初君客都下余以事適至與沈宋王陳諸公為文字交甚懽君會必有詩詩必數首新城王侍讀士禎于時嘗最為八家詩刻之吳中他所著有南溪文畧二十卷詞畧二卷行世其編輯未竟者尚數十卷藏於家君生明萬厯四十五年丁巳七月二日元配恭人吳惠而孝儉而知禮族黨稱為女宗先十年卒君義不更娶今合葬於某山之原長子



鑑平康熙壬子順天鄉試舉人候補內閣中書舍人鑑  
章杭州府學生入國子監今改知縣候選女四人一適  
己丑進士河南汝南道副使孫君潔初子候選知縣復  
煒一適前丁丑進士吏部文選司郎中錢君仲殷子文  
學煜一適己丑進士通政司左參議柯君岸初子候補  
中書舍人崇稷一許字太學生錢君德輿子焯孫男五  
人孫女十一人嫁娶不勝書君享年六十三以康熙十  
八年己未十一月二十七日卒銘曰

爛朝霞其東出兮驅使文字肆陽春之惠風兮鼓吹氣  
類既乘雲而上征兮曰掌帝制羌頓轡于林皋兮雖躑  
躑兮不憔悴賦遠遊于九州兮曾不可乎一世拾騷歌  
以為銘兮益悲其中路而失志

江西按察使司按察使東園李公墓志銘

李君東園先生按察江西既七年以康熙庚申正月二  
十日卒於官江西士民有聞而巷哭者馳訃至京師士  
大夫齋咨悼歎其同門年友施閏章痛甚走覓冢君御

史錦相抱哭失聲益不惟故舊之悲而重惜善人殄瘁  
無以活我民也於乎刑獄者國之大法民命所由死生  
也法司以刻為能以賄為出入每懲失出獲罪傳會文  
致殺人如刈草不遑恤吾於東園之按察江西得其可  
書者數事滇閩之告變也江楚間叛將內煽鄰寇外連  
郡縣吏陷賊或脫身竄山谷間賊所掠民子女兵至復  
執以為賊富家巨族轉相連繫論死者無算君上承  
聖天子德意視力所得為者請於督撫兩中丞並以賊

脅論由是有司得從末減數十人其民出之賊巢及牽連告捕鍾明童勝等數百人分別悉免坐鄱陽程世遇睚眦其族人九萬操斧往殺之猝不可得憤而自刎其額創甚夜自經於九萬之門獄成坐九萬刃傷君辨之曰自經非殺也斧劈而額骨亡恙明自割也事遂白廣昌王上遴與陳建松友善同服賈夜遇盜於途陳被傷死王走伏草中獲免歸語建松子且出其同賈二十金還之陳子疑訟以殺父誣服繫五載卒無案驗君詰其

子曰彼殺汝父利得金何不并此二十金乾沒邪陳子  
語塞其平反不肯妄殺多此類以故江西人哀思之君  
之先自北平遷大梁五世祖應元前癸丑進士歷官太  
原知府太原之子文華殿中書舍人諱似梓是為君祖  
舍人生白石公諱榮舉庚子鄉試是為君考君諱光座  
字彥升東園其號也登順治己丑進士歷知蘭均二州  
時詔廷臣舉才勝大郡者大司空劉公昌以君名聞會  
經畧內院洪公承疇疏請簡用軍前改同知長沙府兼

理刑監軍二年以勞績遷衡州知府陞副使督學雲南  
秩滿進福建興泉道參政最後乃為江西按察使其在  
均州除山賊王二等校士滇南時方亂定數文教號能  
知人而興泉二郡距廈門賊巢數百里風帆可食頃至  
君日夜防禦亡失事平生不喜噉名所歷政績不自紀  
又罕與人言大抵廉平不擾而在江西為多故余書其  
大者御史君嘗就省于豫章見君治爰書亡少輟以節  
勞諫君曰既食祿敢怠厥職乎長兄光圻戊午舉人官

膠州學正其季邑諸生光奎皆相友愛性恬淡寡交游  
其所歡者相決以誠身歿官橐無長物君生明萬厯庚  
戌五月十日得年七十一初娶都淑人癸丑進士山西  
按察使諱任之女事翁以孝聞持身儉待下慈年三十  
二卒子錦順治己亥進士福建道監察御史君德淑人  
之賢也義不繼室置側室朱氏王氏朱生子二鎔鎮並  
國學生女一適庚戌進士見任大理寺評事白君夢鼎  
次子例監生觀王生女四長適漳州知府劉君夢興次

子例監生灝餘三女未字孫一人相孫女三人俱幼御  
史君既立朝傷不得視含殮聞訃徒跣奔江西扶櫬將  
歸葬于某山之原以都淑人合墓泣請銘於乎己丑同  
門之友河南得二馬其一為廣東布政使郭君一鷄其  
一則李君也郭既久下世君又亡予烏能不流涕銘曰  
猗與李君世稱長者溫厚寡言如金在冶有耀南宮肇  
軌州牧公卿大僚交口推轂載司觀察文武具宜好士  
若渴樹德維滋烽燧洊警吏事勞苦用能綏惠海陬江



許惟德善下不以先人惟勤集事不有其身庶幾廉恕以翼子孫琢石表幽銘以永存

袁勝之進士墓志銘

歲庚申夏五余備官史局袁州進士袁勝之之子一煊來告曰先君未仕而歿葬不備禮以嘗辱游於夫子之門也即不能納石隧中願有銘以聞于世蓋距其卒九年矣余嘗參守湖西勝之舉進士來從余游者數年今去湖西而歸又十年所勝之久不相聞不知其下世月

日于煊之來蓋重悲吾勝之也昔者講學吉州會于青  
原白鷺之間耆俊環集者不可勝數吉水龍臚先安福  
王枚臣兩進士實倡多士于時勝之自袁州熊漁濱自  
南昌王九山自黃州次第至皆釋褐而未官者相與講  
誦累日夕不倦觀聽者十餘人勝之歸告其太守重葺  
昌黎書院請修講會從事尤謹十數年來余既去官兵  
亂洊擾王子仕旋已龍子困踣以官卒士大夫皆避兵  
窮山而疇昔衣冠俎豆講習之所蕩為烟燼求寸椽片

瓦不可得回計舊游諸子零歎頓盡勝之為名進士家  
食六七年遂以謁選人客死京邸於乎尤可哀也人患  
不嚮學既稍有志行卒不得尺寸見諸施行道之所以  
不行人才之所為殄瘁也君之考諱業泗前明萬厯戊  
戌進士累官鴻臚寺卿當巡撫中丞某公疏減袁州浮  
糧時部議攷故額亡徵鴻臚公出所藏舊府志力正之  
由是知浮額若干得據以核減袁人至今頌其功不衰  
勝之嘗乞余為傳又克承其先志修建秀江石梁重葺

義倉凡利賴于其鄉者心竭口瘡區算無遺策而不以私干有司其立身也慎以廉其與人也溫以厚嘗與言服官之道勝之瞿然對曰使服官得罪百姓如今日侍臯比何觀其志蓋將以經術飭吏治有學道愛人之風而吞志客死命也君諱繼梓勝之其字生明萬厯庚申五月十一日登本朝順治甲辰進士年五十二以康熙辛亥十月二十日卒先後兩娶皆彭氏生二子一煊貢監生循謹而文稱其家學一焜邑諸生早天今葬君于

挺秀鄉之新安里於乎位不彰其德則必有辭以耀諸  
幽于是乎銘銘曰

袁之山瘠以巉袁子有之頑然而骨寒袁之水清以駛  
袁子有之湛乎其不滓豈惟袁產允國之植一發斯跽  
胡然而生

前嘉議大夫江西按察使司按察使劉公墓志銘  
吾郡先達名御史推工峰劉公累官江西按察使順治  
八年正月十二日考終葬邑之千堆山郡人賢而思之

請祀于鄉既十五年曾孫舉人楷來請曰先曾大父官侍御歷三朝再起再屏終見疏外仕不究其志雖名存國史事列奏牘懼大不顯于天下後世願不靳一言銘其墓余生同郡相去不百里聞諸父老具言其行事公諱有源字仲開別號崑海南陵人也邑西有工山最高重公者以其地稱工峰先生積學有文舉萬曆三十五年丁未進士魁其經知浙江西安縣縣故孔道先是以供億責農民力困則死徙公預給官費使治廚傳不匱

三月一會計官人馬戶不得為奸利其民徭計戶等役  
貧者不能支公核田壤多寡上下為平準民大悅服又  
出私錢繕雙溪舟梁在縣五年以最聞四十一年入覲  
吏部題留考選諸臣皆候命京師公獨念兩尊人年八  
十馳歸為壽明年詣闕考授貴州道試監察御史未拜  
命聞父病復請急歸歸而連居父母憂四十六年起補  
湖廣道試御史時神宗末年倦勤凡行取改授科道者  
至是皆候考留滯考定入奏又留中久不下公由除服

授官而同時徵入者數十人坐待六七年不得命甚且  
枚卜入閣及舉經畧邊事者皆逾月不報國事日以墜  
廢公上疏急諫以為羽書疊告朝宁空虛保邦制亂事  
莫亟于用人今不朝上夕下而若用若置中外皇皇莫  
知廟算夫重其官而用人則枚卜考選經畧是支傾之  
木救焚之水也重其人而補官則起廢徵賢是養人之  
菽粟衛生之藥石也今國家非乏人啓事日滿公車若  
復印剞不予石轉為難臣恐天下事不待智者而知所



終也書入不省邊事日益壞請兵請餉皆莫應公又有  
措置軍餉一疏言極危切皆可見諸施行又不報時御  
史既多缺官公一人兼充巡城十庫監局等差多著勞  
績而輦下豪猾亡命醪金植黨動至數百人謂之把棍  
橫恣不道莫能禽制公巡東城首治其豪賈永亨等中  
貴要人爭為解不聽卒請收捕籍其金以聞當是時人  
皆目屬以為真御史然不悅者寢衆泰昌元年巡按廣  
西懲貪雪枉撫輯諸土司事未竣例轉四川叅議公遂

移疾不赴天啓五年薦起浙江叅議備兵台紹巡撫大吏賢之疏請加銜久任會部推四川副使俄召還湖廣道御史以外推而內召人皆以異數為公賀公喟歎曰時事棘矣吾能覩顏事中貴人哉留數月方行中道抗疏以病辭無一牘抵朝貴坐是忤旨免官閒住蓋是時逆璫魏忠賢專政煽禍朝政如沸羹士大夫被啖以官者不染熏灼則誅殛竄逐禍且不可救而公以閒住潔身事外無他患崇禎改元奄黨既誅召起廢籍諸賢復

補公陝西道御史條上兵餉事至再會持議不阿與用  
事者齟齬再出為山東叅政備兵永平未任又改井陘  
道時畿輔戒嚴訓練民兵三千以固邊圉三年推陞江  
西按察使公年已六十知終不見用矣拂衣不待報即  
行巡按御史憾之外計疏末以老疾致仕公為人廉平  
內剛外和奉職循謹不務標榜在朝與賢士大夫交而  
不立黨名嘗慨然曰吾知朝廷而已既出在外又疎簡  
無所問遺自以待從舊臣不與人俯仰坐是孤立少援

見擠于朝如此其于政事知大體巡視十庫時察出解  
官庫吏關通作偽及庫物朽蠹相仍者建議改折充餉  
歲可得餉數十萬及巡按廣西壤瘠年饑疏請減免遼  
餉不遺餘力所至民德之而西安被澤久民為立祠初  
赴官西安時請命于父推已田數十畝分讓諸兄弟曰  
吾既有薄祿矣既歸老則敦睦宗黨築石堰請除賦役  
美例刻石作記為德于鄉邦者多不勝書少時為諸生  
族兄某亡賴以睚眦辱公于市後某坐重法繫獄公貴

而多方脫之其他推賢排難不令人知人亦不得而盡知也公生前明隆慶戊辰六月享年八十四得微疾揮手却醫藥五日而卒其先河南羅山人在宋有提舉諱祥者扈蹕南渡徙南陵祥四傳而為明初太醫院判輔輔五傳生貢士邦恩恩生公考諱維和耆碩有隱德今祖考並贈嘉議大夫公娶徐氏累封淑人先公六年卒副江氏譚氏子蘭生篤生並例貢生篤材發宣並邑諸生女二人長適儒士葉同春早寡以節終次適繁昌中

書舍人魏君脩封儒人孫男芝瑞台瑞京瑞錫貴繩武  
文瑞景瑞州瑞用瑞鯉瑞祿瑞凡十一人多列庠序以  
文學稱女孫十人曾孫男十五人曾孫女八人先是曾  
大父處士柯喜為詩自號浣溪釣隱公亦多咏歌不事  
雕飾所著有西臺疏草涉園詩集若干卷舉人楷台瑞  
之子也年少有學行是將世其家閨章嘉公名德著在  
御史故叙御史事為詳銘曰

直以匡時卒櫻物忌清以潔身仕不淹位中立無倚用

鮮求忤寧為威鳳勿為忿鷙衆醉獨醒蟬脫肆志羣茅  
既拔慨獨中墜永嘯且歎知希我貴有崇者丘有深者  
隧追銘表德厥聲弗替

封中憲大夫曹公暨王恭人合葬墓志銘

豐潤曹氏有長者曰封公象賢以康熙戊午十一月十  
七日卒于家逾二年淑配王太恭人卒于辛酉正月二  
十日其冢君廣信太守泣而以書屬銘予謂太守君哀  
無盡若兩尊人齊年偕老並受封享祿養於子亦罕矣

公諱繼祖，家賢。其字先世出宋武穆公，後累遷至豐潤。自明永樂間，伯亮公始亮三傳，始以仕顯，不絕。大父諱登瀛，贈通議大夫、考諱士直，舉明經，歷知長汀、安丘二縣。以仲子繼叅貴，封中憲大夫，繼叅官袁州知府。公其長也，數歲喪母，有至性。見母氏簪珥杯棬，輒兄弟相持泣。父中憲公憐之，終不忍繼室，少補諸生，有大志，軀體岸偉，叱咤逼人。雅善騎射，嘗思豎尺寸為豪舉，始從中憲知長汀，家洞寇蠡起，數千人將逼城下。衆洶洶，公簡



壯士登陴固守寇不敢犯其再從令安丘也會登州兵  
變臺榭縣轉餉時盜賊塞路前運者多被掠公率騎丁  
前驅皆薊北健兒途遇十餘騎馳突知其暴客也彀弓  
注矢待之適道旁一雁起應弦而落羣盜相顧咋舌去  
安丘公歎曰使我兒得將兵數萬于封侯何有公既以  
勇畧聞臨洮總兵曹變蛟于族次為從叔父請與俱數  
著奇績以國變不究用公遂老田間士固有幸不幸哉  
亡何冢君登第入翰林公封矣出知徽州又遇恩受封

公笑曰吾少負氣思以武功顯不成今得為詞臣進秩二千石足矣久之徽州坐事奪級歸公謂國家西南方多故義不當即安趨之出得改知廣信歲餘而公以壽終其始就養于徽也樂其風土留一載歸誠曰吾有以自老母苦念我得黃金萬不若使民無怨太守君泣拜受命由是能為郡即左官以歸郡人擁車枳道奉卮酒張錦幔走送百餘里公之教也其守廣信又戒之如初嗟今之人貨視其子惟筐篚是徵得金多則曰是能養

我以視公奚若邪王恭人孝廉明教女得舅姑歡既生子四人猶強為封公置副室張氏舉三子遇之悉如已出及封公捐館舍哀甚諸孫跪進食輒泣曰未亡人復何餘年待長兒歸與訣吾逝從泉下矣已而廣信君抵舍十三日遂瞑封公生明萬厯己亥六月五日太恭人後二年生為萬厯辛丑五月十六日卒年並八十有一子七人鼎望順治己亥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刑部員外郎出知徽州廣信二府加一級次民望庠生鴻臚寺主

薄次斗望拔貢生早卒次人望監生考定州同知並王  
恭人出次德望庠生偉望令望俱副室張出孫九人鼎  
望出者廩貢生剡內閣中書舍人鈐監生銘民望出者  
增監生鱗次鎮斗望出者庠生鉦鈐次鈐人望出者鎰  
女孫十二人皆適名族曾孫男女各四人某年月日將  
合葬于某山之原謹書其大者于石銘曰

天與善人惟德是蕃武穆之裔曰仁義存懷寶弗耀賈  
沃其根令妻壽母施及子孫既貴且賢於昭有聞駢肩

耄耄純嘏斯敦用永幽懿瘞石墓門

明經梁君墓志銘

君諱天爵字世臣別號水鳧江西泰和人也泰和之世族梁氏最舊其家柳溪里始自南唐徵仕郎勝用數傳而多顯者明洪武間處士廷秀以博學徵不起子潛洪武丙子舉人官侍讀學士父子並有集行世學士子二果永樂丁酉舉人樂正統丙辰進士浙江左布政使果生廣昌知縣榮榮生新寧知縣鑒並起明經鑒之子滂

萬厯丙子舉人知零陵縣是為君祖自學士以下五世皆祿仕君考諱維楨以文學終君第四子也九歲能屬文補諸生輒受廩才峰嶽屈其輩行而為人孝謹日出其文娛父父為喜加餐一日父寢疾朝夕露禱請以身代父聞之呼執其手曰兒何為者吾家世業自我中墜兒努力振前緒吾目瞑矣君跪而泣不能語父喪後十餘年追念其語未嘗不發憤流涕然數奇凡九試棘闈數中副榜卒不得舉吉州兵亂君奉母逃深山亡何

母又病卒君一慟仆地已遂輟舉子業曰吾曩者亡須臾忘此重父命為母養也今二親不待吾復何求會學使者檄就歲薦當入貢于大廷亦謝不往是時君二子弓冶方受句讀已見穎特而吉安郡邑為前賢講學之地餘風所被士之賢者猶能厲廉恥敦實學不苟仕進用是率二子下帷山莊日課以小學諸書徐及帖括指授並有繩尺嘗歎曰讀書吾事也窮達命矣康熙己酉秋冢君弓獲舉鄉試君誠之曰吾父志差小慰孺子好

自愛母以一科名辱我先人君狀貌魁梧雄偉推獎才  
俊喜赴人緩急家所藏書數千卷信筆丹黃間為人竊  
去笑而不問獨嗜飲可盡一斗客至則高歌拍浮不知  
萬物之何有也歲己未弓成進士選充翰林院庶吉士  
君聞之喜曰是當還我先學士公舊物親交爭持羊酒  
賀飲益豪日強飢亡恙九月八日忽端坐以卒年七十  
有八始弓之將試禮部也以君春秋既高不忍違左右  
君命酒過夜半笑曰若以乃翁老邪余飲量不減疇昔



壽當未艾明旦遂促之就道弓入都猶心悼不自釋及  
凶問至弓慟曰傷哉吾父乃故以嬰鑠示我益哭踊屢  
絕而復甦於乎君可謂有子矣君生明萬厯壬寅八月  
八日娶陳孺人有淑德生二子弓既顯于朝次治並勵  
學行孫男六人孫女三人弓始為諸生時予分守湖西  
試其文第一目以國士至是泣拜而請曰先君子墓石  
非先生莫為銘余不忍固辭乃銘曰

亶賢以孝天嗇其造于後有耀勿躍以潛乃全其天委

形若仙學士之系紹維苗裔實張厥世龍山鬱蒼宅此  
幽房百葉斯臧

吏部考功司員外郎王君墓碑

子友王子西樵先生居母夫人喪以康熙癸丑七月二  
十二日疾卒于家年四十八葬于某山之原季氏戶部  
郎中貽上士禎次其行事屬碑而表之書凡五六至君  
諱士祿字子底濟南之新城人雅好為詩多記覽遇事  
成書有燃脂集司勲集前後共若干卷為人清真簡遠

望之翛然于父母兄弟之間至性獨絕其中子子其外  
油油嘗抱膝不謁貴人士之後進布衣一言之善必為  
之獎成故天下慕義不名其官而稱之曰西樵先生始  
舉禮部薄吏事投牒改官得教授萊州三年遷國子助  
教公卿竒其才擢吏部考功主事明年遷稽勲員外郎  
典河南解試故事有司繩尺取熟軟穩順不敢涉古文  
一字謂之中式君獨摘簡一變其卑弱又不以通所司  
貴人人或惡之撫拾下吏具三木賴叔弟士祐殫力索

餽得不死竟坐免官是時季氏推官揚州兩尊人就養  
君欣然南遊省覲間移棹西湖汗漫忘返既家食八年  
會

上與天下更始朝議還主司註誤者官君迫母命強起  
補考功員外郎而季氏復入為禮部遷戶部接卽聯騎  
文采照耀天下目之新城二王久之君坐察議事奪三  
級未行而母訃至慟哭屢仆絕識者以死孝憂之竟以  
毀卒君于詩獨愛孟襄陽嘗吟曰自從舉世矜高調誰

識襄陽孟浩然其於諸書綜擇折衷獨有義例嘗病廿一史冗駁乖舛三國志並列為非謂宜廢陳氏而用謝陞李漢書仿晉書例列魏吳為世家去宋齊梁陳魏北齊周七書而用李延壽南北二史其宋遼金用柯維騏宋史新編合之十二史既正史體復省煩複擬上書不果又謂坊本子貢詩傳申公詩說並偽書李維禎序行津逮秘書收之皆誤也為辯甚詳有功經學甚大在考功時議沈副使荃无妄得還秩張學士貞生李御史棠

先後建言下吏議並力直之此數人者皆卓有聞于世者也其持清議多若此而年不稱德士大夫多為流涕元配張氏再娶王氏二子曰啟演啟浣父與教貢士誥封禮部儀制司員外郎母孫封宜人祖官浙江右布政使象曾祖戶部左侍郎贈尚書之垣世為明顯族君初不事浮屠拘幽時仿蘇長公齋戒寫佛氏書既卒口體作異香經三日此益儒者所不道戶部以為實錄云系之銘曰

瑯琊之裔世有名迹維公挺生舉體遐逸窟穴詩書萍  
逢紱冕出則巨源退則中散有美墳麓更鳴遞嘯展矣  
達生疇云死孝有盡者年不朽者壽馭風泠然逝將誰  
偶

陳季子墓志銘

君諱應鳳字季子明禮部尚書靖獻公廸八世孫監察  
御史公希美第四子也尚書公抗節殉建文難族殲殆  
盡餘一人謫戍登州其他或易姓竄亡洪熙中禁網解

始有還宣城者七傳至御史公彈擊有聲陳氏再顯君  
早孤嗜學六經子史諸書手自纂錄年十九補邑博士  
弟子員時郡司理黃公尊素風矩甚峻不妄許可君謁  
以文甚見器一時州縣良有司多禮重之而絕無干請  
監察御史遘公按部至君獨請修靖獻公祠詞氣激昂  
引大義相震動當事為之改容益其與人多和易而遇  
事敢言雖王公大人不為挫于利所應有畧不為校人  
告之以急未嘗不應以是見稱於人年四十五卒君之



配為布政使鰲陽蔡公女生子四曰鈺曰鉉曰正自曰  
錦鈺才而未達自傷無以顯親來乞銘其詞曰  
大忠之裔厥緒不墜其昌爾世世

靈璧縣知縣馬公墓志銘

濟南之鄒平有以好古力學聞者曰馬君宛斯諱驪宛  
斯其字一字聰御舉順治己亥進士謁選居京邸用才  
望與順天鄉試同考官所拔皆知名推官淮安尋奉裁  
改知靈璧縣四年卒官靈士民皆哭且號于上曰願世

世奉祀于是得部檄祠名宦將葬于其所其弟諸生駟  
抱兄所著之書造門請曰公昔視二東學先伯氏嘗獲  
交于夫子既習其學行其不可無以顯諸幽君少孤穎  
敏強記涉目經史輒仿古為圖畫考制度殫精研確上  
下羣籍于左氏春秋為尤癖爰以叙事易編年引端竟  
緒條貫如一傳謂之左傳事緯凡數萬言已又取太古  
以來下及亡秦合經史諸子鈎括裁纂佐以圖考叅以  
外錄謂之繹史凡數十萬言為書百六十卷需次家居

又集十三代瑋書篇帙倍富今繹史刻行于世起自上  
古迄于秦代叙家盛稱其邈思閱覽蒐舉衆家使秦火  
焚闕之餘茫茫墜緒燦然復著與未焚無異繹史一編  
當與七畧四部杜典鄭志諸書爭勝而有加殆前此所  
未有也君既以此自娛不問家索出而為吏所至號廉  
能治淮甫三月數有平反為靈璧蠲荒災除陋弊刻石  
縣門歲省民力亡算流亡復業者數千家故靈人至今  
痛之君生明天啓辛酉正月十一日享年五十四卒于

今康熙癸丑七月辛未疾將革惟語子弟以事緯璋書  
二編未鏤版為遺憾言訖而遊其先世自棗強徙鄆平  
父獻明公績學補諸生早世大父肖南公推財讓善里  
中稱德門焉初娶成孺人儉勤恪順婦職具宜先廿五  
年卒君悼之曰是于我有助他日必無异穴今以之祔  
塋繼室瞿孺人其副李氏成生子二瓌邑廩生次璫女  
子一人適長山進士李予之李生子三瓚邑庠生次瑜  
珩孫男廷鏞廷鐸廷鉞廷鑑凡四人君始終嗜書遠近

赴弔皆謂先生勤學好問著書滿家再仕五年訖無長物援古人私謚之例以謚之曰文介先生銘曰

有茶弗吐君所自處氓集于枯煦以甘雨仕矣彌學手亡廢書三皇百氏以佃以漁於乎其所志者永存而所嗇者萬古之須臾

房季子墓志銘

兵部尚書郎三原房氏興公狀其季弟發公之行以屬施子曰嗟吾季弟之不永不獲見君子也然嘗好君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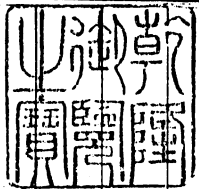
詞願假之銘以紓吾痛焉季弟年十三補博士弟子學使者井公目以神童自讀書嘯咏外無他嗜慕凡兩雋省試皆以一二字被放不為戚且廷楨兄弟三人而先大人患難疾病始終惟季弟侍左右其事為獨難當明末先大人自太原遷駕部歸里時李自成盜據關中吾父冒鋒刃入都謀滅賊季弟請從母氏以年少不可泣對曰大人將死國子少不從奚生為遂衣敗絮裹餽糧為小黃冠以往夜抵黃河阻賊不得渡乃從涉洛水躡

王屋武功太白諸山蒲伏行數千里甲申四月聞國破  
君殉先大人北向號哭絕粒數日季弟亦不食叩頭流  
血以死諫即吾父子俱道死誰知者先大人始一強食  
隱忍歲餘歸卧病會當路徵訪耆舊有司敦促就道嚴  
甚余與仲弟奔走都會陳病狀是時母孺人已先逝吾  
父疾甚其奉湯藥亡廢離惟季第一人在與間行從患  
難時等向微季弟則吾父幾不得有子矣言及此嗚咽  
流涕君諱廷祥字發公生崇禎己巳二月二十八日年

四十五以康熙癸丑十月二十二日卒娶中丞焦公女  
亡子仲氏孝廉廷祚以少子椿子之初襄父母葬事即  
廬墓側讀書貫穿羣籍尤喜史學餘力為詩有手錄詩  
書詞賦凡二十四卷藏于家葬在某山之原房自唐為  
著姓曾祖諱時用隱德不仕祖諱東曷以太學仕冀州  
考諱建極明辛未進士歷官兵部車駕司主事賊闖陷  
京師憂憤卒鄉人義之私謚貞靖先生母劉孺人舉三  
子君最少世稱房李子云銘曰



無位而貴不予而祀惟多艱以孝友用永章于來世



學餘堂文集卷十九